

# 海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师： 匠心巧手修复“时光碎片” 延长文物寿命

## 遵循修旧如旧原则 对文物保护存敬畏之心

“修复文物要坚持‘最小干预，修旧如旧’的原则。”符燕说，在对文物进行补配时，他们尽量选择相近的材料，或维持原状，不主观臆造。

在一次文物修复中，有一个大物件——鹿皮鼓。它是民国时期黎族苗族聚居区百姓使用的物品，由于存放时间很久，鼓面已破损，现在已经找不到鹿皮来修补。“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材料，我们就找纹理相近、韧性相近的皮，尽量恢复文物的原样。”符燕说。

符燕认为，作为一名文物修复师，细节决定成败。在纸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需注意这三个方面：一是材料匹配。补纸的纤维方向、纹路必须与原作一致，甚至要“仿古做旧”，例如用红茶、黄柏染色模拟古纸的氧化痕迹；二是湿度控制。纸质文物对湿度极其敏感，工作间需常年保持50%—60%湿度，清洗、揭裱时局部加湿更要精准到秒，避免纸张起皱或颜料晕染；三是最小干预。能清洁就不修补，能局部加固就不整体托裱，最大限度保留历史痕迹。

在纸质文物修复中，符燕曾遇到棘手难题。她回忆道，她曾修复过一幅明代山水画，画心因长期折叠存放，折痕处已脆化断裂，且颜料层大面积剥落。

如何解决难题呢？她告诉记者，传统糨糊渗透性不足，我们改用纳米级纤维素溶液，用注射器微量渗透到纤维间隙，既加固纸张又不改变质感；明代矿物颜料厚重，脱落碎片仅0.5毫米厚，需在显微镜下用动物胶逐粒黏合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色差或错位；为修复断裂折痕，一般用超薄桑皮纸，裁成2毫米宽的细条，沿折痕背面贴补，再用马蹄刀将边缘刮薄至近乎透明，确保正面观画时毫无修补痕迹。

近年来，随着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等纪录片的播出，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，文物修复工作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有了显著提高。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文物修复行业中来，也能为行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，让人们更加重视和支持文物的保护工作。

符燕认为，传统的师徒传承方式，能够培养出技艺精湛的修复师，但培养规模却非常有限。许多高校虽然开设了相关专业，但文物修复技术学习周期长，文物修复工作又要求极高的耐心和专注力。比如，在修复书画文物时，要一笔一笔地修复破损部分，极大考验个人的心理素质，很多人难以适应这种高强度、长时间的精细工作。

“我很看好文物修复师这一行业在海南的前景，海南出水的沉船文物较多，同时随着近年来海南考古工作的不断重视，文物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。从行业发展来看，短时间内好的文物修复师仍旧是稀缺的，需要更多有意向的文物保护工作者耐得住寂寞，投身到这一重要且富有意义的工作中来。”符燕说。

对于年轻的文物修复工作者，她建议：纸质文物修复需要做到“三心”，首先是耐心，一幅立轴可能要修三个月，接笔补色时一笔需反复描摹数十次；其次是匠心，从熬制糨糊到选纸染色，每个环节都要亲手试验，现代科技虽能辅助，但手感经验无法替代；最后是敬畏心，我们修复的不是物件，而是文明的血脉。

2017年6月22日，海南省博物馆取得海南省首个全资质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，设立有纸质修复室，配备纸质文物修复工作台、酸碱度测试仪等专用设备，现有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技术人员8名，修复内容以陶瓷器、古籍、书画类实物为主。

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文物修复工作不仅是为了保护，也为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、信息，让文物价值充分彰显，更好服务大众。文物修复者用匠心守护古人智慧，为传承中华文明作贡献。



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师符燕正在修复古籍。记者 陈望 摄

纸质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者，承载着无数珍贵的信息和故事，它们或是历经岁月的证书、档案文献，或是珍贵的书画、扇面、信札、绘图稿纸，值得我们去呵护和修复。5月18日将迎来“国际博物馆日”，5月16日，记者走进海南省博物馆，了解文物修复师如何凭借一双巧手修复“时光碎片”，延长文物寿命，用匠心守护古人智慧。

南国都市报记者 陈望 实习生 刘馨阳

## 古籍修复工作繁琐 需特别专注和细心

“文物修复不仅是技术，更是对历史的敬畏。每一道裂痕、每一处霉斑都承载着数百年的故事。我们的工作就像‘与古人对话’，用当代技艺延续文物的生命。”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师符燕说，文物修复工作枯燥乏味，但将文物修复后非常有成就感。

据了解，符燕大学学的是材料化学专业，毕业后一直从事文物修复相关工作，至今已有17年。

5月16日上午，记者在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工作室看到，修复工作人员正轻轻地将古籍书页拆下，平铺在桌面上，他们的动作非常轻柔、缓慢。“我很喜欢古籍修复工作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，书籍是文字的载体，修复古籍意义重大，且修复过程极具挑战。”符燕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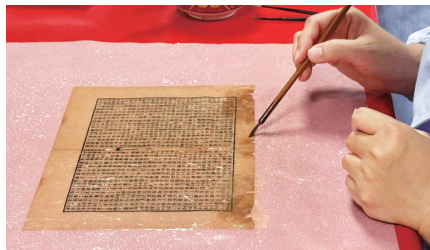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岁月沉淀，古籍或多或少会出现酸化、絮化、老化、霉变、虫蛀等问题。符燕告诉记者，作为承载历史的书籍，弥足珍贵，修复过程需特别专注和细心。古籍的修复工作最为繁琐，修复工序复杂精细，会用到补书毛笔、排笔、棕刷、针锥、镊子、喷水壶等数十样工具。

符燕介绍，古籍的修复过程步骤繁多，如古籍纸张酸化需进行物理清洗脱酸，再将装订线拆掉、隐补、吸水上墙、下墙裁方、打眼穿钉（纸）、打眼穿线等，每一个步骤都马虎不得。

在开始修复纸质文物前，还有一道重要的程序——熬浆糊。

对专业的古籍修复师而言，熬制浆糊是一项精细活、一门学问。符燕称，浆糊是修补古籍不可或缺的材料，浆糊的质量直接影响所修古籍的质量和寿命，如果浆糊黏性太差，粘接效果就难以持续很久，如果黏性太强，容易使纸面形成褶皱。“仅仅是用于修补古籍的浆糊，修复人员就要学几个月，才能打出适合的浆糊。”

“所有修复步骤中，最难的是纸张吸水上墙。”符燕称，吸水上墙的主要作用是晾干、平整书页，修复人员操作时需小心控制力道，如果一不小心将纸张抓破，就会造成文物破损，“之前我们修复的一本清代的绣花图样，花费时间较多，仅固色就用了一个星期。因为这本图样色彩较多，颜料的区分多样，修复前需检测确定其所用颜料的种类，然后找到类似的颜料，在书页上试验对比确认一致后才能全色。”



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师正在修复古籍。记者 陈望 摄



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师正在进行古籍吸水上墙。记者 陈望 摄